



杏花村的小酒馆

□ 王太生

我坐在家里,为一件事发愣。写诗的陈老大打电话给我,春天到了,桃花流水鳜鱼肥,斜风细雨不须归。走,到杏花村喝酒。

不知道天底下有几个杏花村?上次到池州没有去成杏花村。一想到杏花村,我恍若看到村头一面幅酒幌,风中招摇,对,还有牧童。那些菜里,还放了唐朝的文化味精。无法猜测,1000多年前杜牧去乡村小酒馆,会邂逅什么人。

杏花,花色既红且白,胭脂点点。水泽鸣禽的荒野湿地,遍植杏花,几场春雨浇过之后,杏花烂漫。

陈老大是典型的“吃货”,曾经穿背心大裤衩,一口气单车骑行十五公里,一个人,大汗淋漓,悄悄跑去喝了一碗老母鸡汤,在陈老大眼里,一只烧饼,配一碗老母鸡汤,郊外清风翻书,露水泡茶,这大概是他想要的,有态度的别处生活。

其实,春天适宜到有杏花的乡下,最好有温润的细雨,遇到一家小酒馆。村里的人,会热情得一塌糊涂,有人搓着手,介绍一些本村土菜。临了,还来上一句:“翠花,上一盘炒豌豆头!”

我比较喜欢吃杏花村的小茨菇炖黑猪肉、白菜猪油渣。小茨菇炖黑猪肉,茨菇特别的小,比邻县大师汪曾祺笔下的茨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杏花村,到杏花村去喝酒,

不知会邂逅什么人。

菇还小,油浸水润,全入味了。这样接地气的喝酒,我觉得很亲切。

小酒馆有一个响当当的招牌:“杏花村上海大酒店”,这样的两个地名排列,我觉得很有意思。

坐在小酒馆里,喝酒的人高矮胖瘦。请客的刘老板是个鸡、鸭、鹅联军司令,他用炕坊的旺鸡蛋招待朋友,谈到从前养鸡放鸭的艰辛,也许是酒精这东西容易让人动情,刘老板喝高了,自己被自己感动,竟像孩子似的,抽抽噎噎。

旺鸡蛋,平素我不敢吃,担心吃到蛋壳中带毛的小鸡。那天在杏花村我吃了一只,将煮熟的旺鸡蛋,敲壳,蘸椒盐,口感和味道极佳。

在小酒馆里,我遇到回乡休假的张木匠。张木匠现在是一家装潢公司的老板,穿唐装。正为一件事烦心,一个人坐着。

新鲜的猪头肉,油汪、粉烂。写诗的

陈老大吃得一愣一愣的,酒热耳酣之际,陈老大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陈老大说,要是有一张新鲜荷叶该多好啊,把猪头肉摊在荷叶上,就有了一个诗意的菜名:荷香猪头肉。

吃一个地方的美食,有时会记住与它匹配的环境。那天,我坐在小酒馆里,看窗外斜风细雨,看到有一个人披蓑衣头,戴斗笠,在垂柳、油菜花掩映的小河上,撑一条船,我醉意朦胧,一时眼花,误以为是到了宋朝。

到杏花村喝酒,乡村的朴素民风,扑面而来。小酒馆朴实而拥挤,却有一种亲切的气氛,街巷平静,三两朵杏花从农家小院里逸出。从外面看,乡村小酒馆装帧也很鲜亮,借个机会溜到后面厨房,里面还有一口大锅土灶。小餐馆虽然穿着时代的化纤衣服,里面还藏着一颗古代的心。

有杏花的村庄,是一个偶尔来过,喝

酒聊天的地方。酒醉的情况下,大脑皮层兴奋,一些话藏在心里,本来不说。酒后,飘然骑白马,有一个机会,让你表达。有个朋友微醉后,很开心。他拉着我,勾肩搭背,尽说些兄弟激赏,江湖义气的动情话。他对我说:兄弟,以后到村上来,记得给我打电话,不论什么时候,哥哥也会赶到你的身边。

乡下容易让人内心变得柔软。在酒桌上,我遇到一个与我外婆同乡的人。想起小时候外婆为了我,辞了工作,每天推着小车带我在街上玩。等我渐渐长大,没有了收入的外婆,在电影院门口卖紫萝卜。大冷天,怕我上学饿着,早晨临出门时,用手帕包一只热乎乎的大炉烧饼,掖在枕头旁。一想到去世多年的外婆,老鸟哺雏的辛苦,不知为什么,我竟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一时哽咽。

每个人的心里都有一个杏花村,到杏花村去喝酒,我还幻想坐在牛背上。

索契

访

斯大林别墅

□ 廖伟径

因为冬奥会,索契成为世人关注的热点。其实,在俄罗斯,索契更因舒适怡人而闻名。

因为冬奥会,索契成为受世人关注的热点。就俄罗斯而言,应该说是因为斯大林,索契被打造成他们眼中的疗养天堂。据说,索契怡人的气候和当地一种富含硫的水质对于斯大林的风湿病具有良好的缓解功效,使得斯大林发现了这片伴山伴海之城的开发潜力。在他的指示下,1934年苏联投入10亿多卢布用于索契的基础设施建设。

斯大林居住的别墅建于1936年,是由苏联年轻建筑师米龙·梅尔扎诺夫设计。笔者有幸参观了这座名为“绿树林”的别墅。别墅坐落于黑海之滨的一座山丘上,距索契市中心仅5公里,海拔50米,外观翠绿,与周围绿意盎然的环境融为一体,兼顾美观性与安全性。从正门走进别墅院内,感觉其构造有如一座四合院,三面两层小楼和一面三层小楼将一个别致的中心花园围绕其间,花园里种植着茂密的棕榈树。

由于斯大林喜欢安静且警惕性极强,他居住在其中一栋较为独立的两层楼里。走进其居所内部,木质墙板和拼花地板依旧平整油亮,一切装饰都透出一种历久弥新的沉淀美感。为保护地板,别墅里铺上了各色地毯,而领笔者参观的别墅管理员讲解道,当年别墅地面没有铺设过地毯,因为斯大林不喜欢有人悄无声息地走到他身边。居所一层是会客厅和游泳池,当年游泳池内灌注的是黑海水。通向二层的木质楼梯造型精致但台阶较低矮,便于患有风湿病的斯大林迈步。二层有一间带有宽敞露台和精美壁炉的大宴会厅,斯大林在此主持招待会。站在宴会厅外的露台上向外眺望,近处是山间林木高低错落,远处有黑海一角映入眼帘,山水之趣兼收并赏。

电影厅和台球室在斯大林居住的小楼旁边的一栋三层楼房里。电影厅内已不见当年放映电影的设备,而陈列有一张大办公桌,桌上摆放着一套毛泽东赠送的办公用具,斯大林就手握烟斗坐在这张办公桌前与游客们合影(当然只是蜡像)。此外,厅内还有一张引人注目的黑色皮沙发,沙发样式在如今看来仍然时尚,但令人惊讶的是沙发上填充的竟全是马鬃。管理员说,斯大林担心遭到暗杀,而马鬃能够阻挡子弹。

在参观的整个过程中,管理员的解说词里总是出现这样一句话:“斯大林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同样,现在的俄罗斯人对于斯大林的评价及态度也是复杂的。而俄官方从未对这座别墅进行过翻修,现在这里也已成为对外开放的别墅型酒店。

对这些现状进行过度解读没有必要,在我看来,时势是一群人的选择。对待任何历史人物,无论你怀怎样的评价、持怎样的态度,都改变不了他在那一刻的鲜活。我们只能且必须思考的是:当时怎样的选择成就了那样的当时?而欲成就理想的将来,现在又该如何做正确的选择?

愿鱼花儿顺利长大

□ 冯是虎

书桌上放着两块石头,黄色和红色的,这是我不远千里刚从皖西老家河滩上捡回来的。记忆中家乡的小河,是金色的沙滩、丛生的灌木、清澈的河水和游动的鱼群。然而,此次回乡站在河岸上,在冬日寒冷北风吹拂下,眼前景象既熟悉又陌生,特别是河水里见不到鱼群游动,令人几番伤感叹息。

曾经的青少年生活五彩斑斓。假期来临,就到河中捕鱼,30多年前的生活画面难以抹去,仿佛就在昨天。

把筛子蒙上蚊帐布,中间开孔,里面放鱼饵。再将筛子埋进沙中与河床齐平,当鱼钻进筛子,起筛捕鱼。虽然工具廉价,动作简单,收获有限,却能给人平添无穷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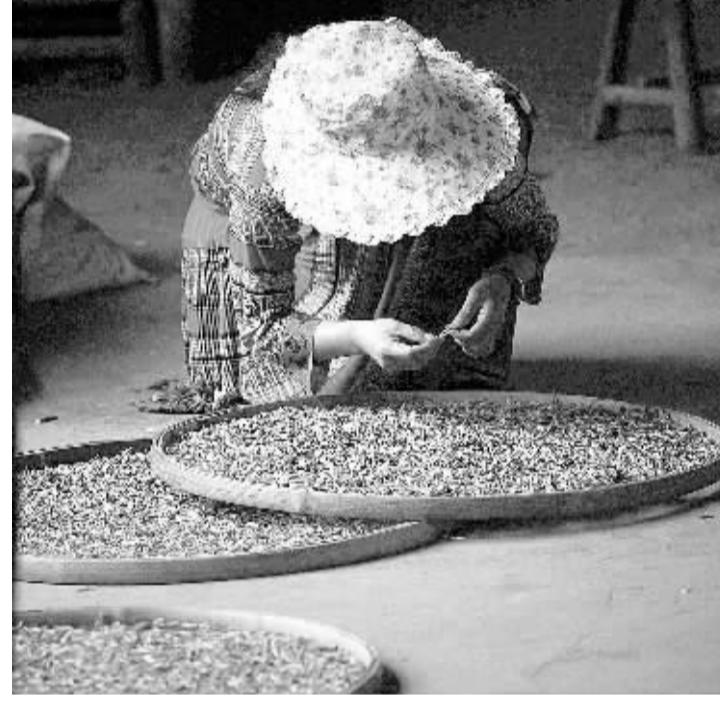
看到鱼儿在筛子中跳跃。最令人难忘的是捕捉到了花翅膀,这种鱼浑身缠绕着一圈圈不同颜色,如同天空中的彩虹。其他,曾经捕捉到的鱼还有沙耙子、马狗头和蟠条子等等。那时候,河床底部有大块石头,搬开大石头常常能看见麻虾和螃蟹,运气好也能捉住几个。除此以外,我们同伴一起还经常到河中游泳,在沙滩上翻筋斗,在灌木丛中捉迷藏,在岸上将红色石头相撞冒出闪闪火花……现如今,河流仍然是这道河流,而不见了鱼群和大片灌木丛,河中沙石也因建筑需要被采挖而使河床深陷。

河鱼为何消失呢?此问题在我头脑中久久挥之不去。然而,淙淙流水无法说话,但在细心观察之后又令人若有所悟。

原来在皖西丘陵地带蜿蜒曲折而来,终将注入淮河的这条小河,曾经世世代代哺育着两岸众生,现如今功能发生了根本性改变,由饮水和灌溉变成了消纳垃圾的地方。如今,当地居民家家户户安装上自来水或开凿了水井,不再在河中取水,相反,现代生活使用的高分子材料面临难以降解难题,只得废弃河中;河两岸农田的化肥使用量越来越大,造成河水富营养化。现代人的生活给河流留下明显印迹:在洄水湾处能够看到漂浮着一层青苔,堤岸灌木上挂满了塑料袋的白色“花朵”,更加显眼的是河床上隆起着一堆堆生活垃圾。

怎样医治河流身上的创伤?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的话题。其实,家乡这条令人难忘的小河只是祖国母亲身上的一条毛细血管,全国到底有多少条河流遭遇同样的命运,没有人能够说得清楚。想到此,不免有些伤感,再到家乡小河中看一眼,似乎看到了水中有星星点点的生物游动,是的,是鱼花!原来当前是枯水季节,许多垃圾没有被浸泡,生命便找到了生存空间。

但愿鱼花儿都能够顺利长大,这是我离开家乡时的祝愿。



幸福微旅游

□ 夏雪飞

旅游并不一定非得出国或是远道游玩,能达到开心的目的就行。

大明和妻子小蕊都是公务员,两人除了度蜜月,就没有一起出去旅游过,都是跟着各自的单位出去旅游,然后回家互相欣赏对方“到此一游”的照片。

小蕊看着大明在外旅游的开心劲,还和女同事左拥右抱,心生醋意,但是又不能说什么,因为她自己也在旅游时跟男同事照了不少合影。

看着小蕊有些不开心的样子,大明小心翼翼地说:“要不然,下次咱俩一起休年假,带孩子出去旅游。”

看着大明期待的眼神,小蕊就想起

度蜜月去三亚游玩,她和老公两个大脑袋凑在一起,一起喊着“茄子”,笑得满脸都开了花。

小蕊就心动了,但是旅游计划还没有制定,小蕊就私自取消了,她说:“单位每年都组织职工旅游一次,自己去的话,花销太大,刚贷款买的房子,孩子又小,生活压力山大,还是能省则省吧。”

大明说:“也不一定要出远门,就近来个微旅游也好啊!”

小蕊还是没同意。

可是单位从去年开始取消一切福利待遇,公款旅游更是一刀切。大明借此机会,又开始鼓动小蕊一起休假,带着孩子来个微旅游,大明说:“咱闺女都快六岁了,还没和咱们出去玩一次呢!”

小蕊听了,有些内疚,这些年,因为单位旅游不让带家属,确实冷落了女

儿。于是,他们把年假攒到一块,等到女儿放了寒假,就去邻县有名的温泉度假村玩了几天,泡温泉,看歌舞,一家三口玩得不亦乐乎。

在外面玩了三天后,回到家里,因为没像往年一样,年假都在外面旅游,导致身心疲惫。这一次回来后,小蕊收拾了屋子,还给老公和女儿做了拿手好饭。

回来后女儿逢人便说:“我爸爸带我去泡温泉了。”那个欣喜劲,让大明非常自责,自己这些年真是冷落了女儿。他郑重地对女儿说:“以后,爸爸去哪儿,一定也带你去。”

其实,旅游并不一定非得出国或是远道游玩,根据自己的经济实力,找一个合适的地方,带领全家人一起外出,玩得一样开心。就像大明这次微旅游一样,达到开心的目的就行了。

不是所有的茗都叫做茶

喝茶,茶叶、茶具固然

重要,还应有茶“心”。

据说真正的品茶者,从烹茶饮茶的生活艺术、以茶为媒以茶修身的生活礼仪和品质,到茶文化、茶精神等,都有极深的研究。更进一步者,对茶具都颇为在意。譬如,青瓷茶具应用来冲泡绿茶,彩瓷茶具供民间使用,白瓷茶具则几乎众茶皆宜,乌龙茶则用紫砂壶,大有“没有好茶具就不喝茶”的味道。

那么,到底是茶重要,还是茶具重要?我喜喝茶,但不精通茶,所以无法回答。但

我知道,好的茶,应有一颗好的茶“心”。

风把麦子吹黄时,在农家的田头,一个缺口的蓝边大粗碗,里面盛着夹带些许泥尘的白开水,灌进农人的嘴里,流经咽喉、食道,回归胃部,这就是最好的茶。若能添几撮白糖,或是撒几粒细盐,便是茶上添香。而这种有点粗糙甚至丑陋的碗,拿着结实,喝着踏实。你给他青花瓷,紫砂壶,青白釉的茶具,太高贵了,太滑腻了,与农人青筋凸起枯如树皮的手不衬,反而会喝不惯。

一室,一火炉,三五知交。一壶水进去,一火炉炭烧,一壶茶出来。虽只放了几丝廉价的茶叶,茶香却淡不了几分。一人一口杯,倒上水,成就一人一杯茶,轻嗅来,满室飘香。就连心房里,也是香气氤氲。

达官贵人府邸,再贵的茶,若无好茶

具也枉然。这些人,你以上等茶叶泡水,但若茶具粗陋,他亦是不信这是上等茶。有时,真正的好茶,即便有好茶具,也还要有若干服侍的人员端着,亲自送到他的面前,或是送到他手上,这样喝着才觉得是好茶。不这样,他喝着心里会不爽;是这样,久了,其实他也心累。

生意场上的茶,不仅心累,身也累。眼睛盯得是对方的表情,期望着能窥探出些许芝麻大点的心思;茶至鼻端,闻得不是氤氲的香气,嗅得是铜臭味。就连耳朵都要品茶,因为它得负责听声辨位。喝个茶,手脚齐上,口鼻耳并用,阵仗颇大,怎能不累?

有一朋友自小清苦,读书时常吃了上顿,缺了下顿。饿着时,其母便会煮上清茶一碗,放点麸皮,自己舍不得喝,让他一饮而尽。时光流转,朋友没辜负母亲的一碗

碗苦茶,跃得龙门。一日衣锦还乡,带了数千元一盒的香茗给父母品尝,嘴里还说,这是某地生产的精品香茗。其母问:“啥叫茗?”朋友笑说:“就是茶呀。”其母板着脸郑重告诉他:“茶可以叫做茗,但未必所有的茗都能叫做茶。是茶,就得有茶的本色。”

我听得懂她的意思——这一个辈子没读过书的女人在告诫她的儿子,喝茶就是喝茶,不能因为茶的身份、茶的包装变了,就妄自将“茶”字改作“茗”。做人做事亦如此。

其实,真正的好茶,茶叶固然重要,茶具固然也重要。但最重要的,还是茶的“心”。因为喝茶品茶如做人,究其本质,终究要回归到人。带着茶心来,即便清水一碗,也可尝出韵味;丢了茶心去,就算香茗在前,也是索然无味。